

宋韵散记



陈耆卿与《嘉定赤城志》

吴世渊 / 文

南宋嘉定十一年(1218)十月,青田县主簿陈耆卿携书稿,前往永嘉城郊水心村,拜访水心先生叶适。后生晚辈拜访名士,总是带上自己的作品,以求指点一二。

此时的叶适,已年近古稀,居家十年,他一边讲学授徒,一边著书立说,在生命的最后阶段,要完成对永嘉学派的理论总结。

有后生来做客,老人家很欣慰。在寄来书信中,这位后生说:“听闻先生写了一部《习学记言》著述,天下学子争相诵读,我却未读到,今日来,就是想提提耳朵,听先生的教诲。”

很快,两人见面了。陈耆卿呈上他的著作《笈窗初集》与《论孟记蒙》。叶适读后,惊诧地站了起来:这是颗读书种子,文章可追元祐四友、建安七子啊!

于是,他为陈耆卿欣然题序,写有《题陈寿老文集后》《题陈寿老论孟记蒙》,并称赞道:陈耆卿之文“驰骋群言,特立新意,险不流怪,巧不入浮”“理趣深而光焰长”。

陈耆卿回去时,叶适又以诗相赠,“天台雁荡车接轸,青田又促半潮近。冠若带壑无俗情,秋干春莫竟时尽……古今文人不多出,元祐惟四建安七。性与天道亦得闻,伊洛寻源未为失”。

在青田任职的三年里,陈耆卿多次拜访叶适,跟随他学习。晚年的叶适,则将陈耆卿当作最得意的传人,恨不得将毕生学识倾囊倒与他。

嘉定十六年(1223)正月,叶适病逝,享年七十三岁。临终前,他说:“我从前与吕祖谦谈论事情,现在都与陈耆卿谈论。”叶适去世后的数十年,世上文字逐渐衰落,陈耆卿却坦然为宗师。也多亏了他的传承,永嘉学派的学术思想传至台州,往后生生不息。

陈耆卿(1180—1236),字寿老,因居室窗前手植黄筍(大竹的名称),自号筍窗,临海人。他出身书香门第,自幼好学,年少已有文名。其父陈曷屡科考不中,就将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,对其言传身教。陈耆卿也未辜负父亲的心血,嘉定七年(1214),登进士第。从集英殿出来,他喜极而泣,说:“匪孤之能,父母之德也。”这年,他三十四岁。

陈耆卿为人刚直,这种品质到官场里,就显得“情商不高”。时值史弥远专权,朝政纲纪被搞得乌烟瘴气。宝庆二年(1226),陈耆卿入秘书省工作。刚从基层到中央,他的才华便引起了史弥远的关注。史弥远有意拉拢陈耆卿,未曾想,此人官阶不高,脖子倒挺硬,对抛来的橄榄枝不为所动。那就待在原地吧,升官别想了。

有老乡劝陈耆卿,写一篇祠记,中间加一些吹捧史弥远的内容,服个软。陈耆卿谢绝了老乡的“好意”,谄媚权相,是万万不可为的。他在《笈窗自赞》中说:“以为似我我不欣,以为非我我不嗔,以为穷我我不屈,以为达我我不伸。我须我眉,我冠我巾,惟寄于天地之内,而游于天地之外,是之谓神。”

不畏强权的故事,史书里很常见,硬骨头哪个时代都有。而真正令陈耆卿名流千古的,是他编纂了一代名志——《嘉定赤城志》。

台州有着悠久的方志编纂历史。今可追溯的第一部方志雏形,是三国时期沈莹的《临海水土异物志》。南朝刘宋时又有孙逊的《临海记》。到了北宋,台州陆续出现了余畧的《台州图经》、亡名氏的《临海图经》等多部图经。图经具有很多方志的特征,但不如方志那样完备,且这些书大多残缺,亡佚了。

宋代修志之风盛行。宋室南渡后,台州作为

辅郡,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空前繁荣,却缺少一部内容丰富、体例完备的方志,好像有点说不过去。南宋淳熙到开禧年间,尤袤、唐仲友、李兼等人任台州知州,都曾有意推动修志工程,最终未能如愿。

嘉定三年(1210),黄嵩任台州知州,一到任,就将修志当成头等大事。谁来修呢?据黄知州多方打探,他决定将这项艰巨的任务,交到三十岁当、还未考中进士,却已在文坛崭露头角的陈耆卿手上。

受此重任,陈耆卿夙夜寐,花费两年时间完成了方志的初稿。然而,嘉定五年(1212),黄嵩调离台州,改任袁州(今江西宜春)知州。主抓项目的领导走了,修志一事也因此搁置起来。这一搁,就是十年之久,其间稿子还散失许多。

直到嘉定十五年(1222),台州知州齐硕才重提编修方志。他遂聘陈耆卿为统纂,姜容为主事,学者蔡范、陈维、林表民等人分头负责采集资料,最后由陈耆卿主笔统一审定。终于,在嘉定十六年(1223),全书告竣,共四十卷,三十万字。

《嘉定赤城志》分为地里门、公廨门、财赋门、吏役门、秩官门、版籍门、军防门、人物门、山水门、祠庙门、寺观门、冢墓门、风土门、纪遗门、辨误门,合计十五门。内容涵盖了当时台州的人文地理、山川风物、版籍赋税、宗教习俗,可以说,这是一本宋代台州的百科全书。

从体例上看,《嘉定赤城志》是典型的纲目体,先设总纲,纲下分细目,纲举目张,这样结构严谨,且分类清晰。例如,《人物门》下设历代、国朝、释道等目,每一目下,又细分仕进、遗逸、侨寓等细致陈列,读者一目了然。

在体例编排上,陈耆卿也做了大胆的创新,创新性地增设了《辨误门》。此门在同时期的方志中都未设立。《辨误门》的内容,出自陈维之手,主要是对史志、传说中,关于台州山水名称方位的存疑之处,进行考证辨误。因为写得有理有据,被陈耆卿看中,收入《嘉定赤城志》中。例如,当中指出宁海置县始于西晋武帝之时,而不是《唐·地理志》所说的“武德四年置宁海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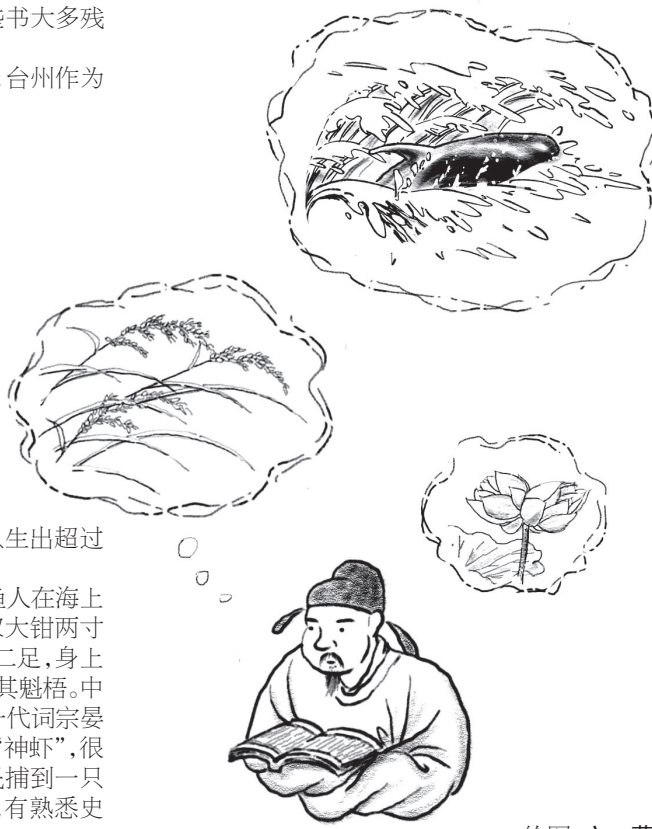
陈耆卿既称文宗,其文笔凝练,语言平实而节制,但又气韵十足。他的文学才华,也运用到《嘉定赤城志》的写作中。在写到台州府衙时,他这样描述:“然屋宇多架巉岩,危轩杰阁,旁侧凿出,摘星辰而舞云气,视闾闾百倍。公退暇,杖藜曳竹,清赏幽讨,岂不足以呼吸光润,而增为政之清明哉。”文字不多,却仿佛绘制出一幅素雅的水墨画。

作为永嘉学派的传人,《嘉定赤城志》亦透露出陈耆卿经世务实的思想,这体现在诸多门的序言中。如《山水门(八)》序言中,陈耆卿就说,通过此门,将台州各处水利设施标注齐全,目的在于将来有志者能够按图索骥,来兴办水利,惠及地方百姓。在《公廨门(四)》序言中,他建议官员能将仓库场务、茶盐酒税以均节剂量原则处理,让政府不匮乏的同时,也不伤民力。

《嘉定赤城志》是台州现存最早的一部总志,也是全国现存二十余种宋代方志之一。它的问世,为后世修方志者树立了一个极高的标准。清代黄岩学者王棻说,《嘉定赤城志》是他见过的数十部台州郡县方志中最好的一部,并感叹道:“陈志志立之凡,卷授之引,词旨博瞻,笔法精严,繁而不芜,简而不陋,洵杰作已。”——这实在是了不起的杰作。

纵观陈耆卿的一生,父母给予他爱与心血,老师叶适传授他学术根基,弟子吴子良、车若水等传承他的思想,他本人也写出了《嘉定赤城志》这样不朽的作品,可谓大圆满。他称得上台州的左丘明、司马迁。

(题图由临海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)



绘图 方一蕾

台州话

从「海蜇」的方言名说开去

程和平 / 文

“海蜇”,台州方言叫“鲆”,也叫“藏鱼”。椒江话,通常只说“鲆”,不说“藏鱼”,“藏鱼”见于俗语警句句中。“鲆”,普通话说读“zhā”,椒江话读“zò”。“鲆”有多种写法,以“鲆”和“鲉”较常见,因古字书中“鲆”的注音跟方言读音一致,故今多记作“鲆”。台州旧志书多作“鲉”。

“鲆”字来源。西晋张华《博物志》:“东海有物,状如凝血,从广数尺,方员,名曰鲆鱼。无头目处所,内无脏,众虾附之,随其东西。人煮食之。”明李时珍认为“鲆”是错字,他说“鲉”,乍、宅二音,南人讹为海折,或作鲆、鲉者,并非。”(《本草纲目》)

为何叫“藏鱼”?许慎《说文解字》:“鲆(注:俗字为鲆),藏鱼也。”东汉刘熙《释名》:“鲆,菹也,以盐米酿之如酒,熟而食之也。”藏鱼,本指经过腌制加工的鱼。“藏”指“贮藏”,可理解为“(腌制)存放”。海蜇,须经盐、矾加工“存放”后才能食用,台州方言的“鲆”“藏鱼”,专指海蜇,大概由此而来。

又,清《钦定音韵述微》:“鲆,海鱼名,即水母,一曰藏鱼也。”章太炎《新方言》:“今浙江谓藏鱼为鲆。”嘉庆《太平县志》作“上鱼”。“海蜇即水母,或称虾蚶,土人呼上鱼。”

《本草纲目》又载:“鲉生东海,状如血蛤,大者如床,小者如斗。无眼目腹胃,以虾为目,虾动则沉,故曰水母目虾。”“水母目虾”,椒江话“藏鱼望虾做眼主”与此相合,比喻没有自己的见解,完全依赖别人拿主意。

还有一句俗语叫“六月鲆,矾弗瘪。”字面上说,六月的大海蜇,即使使用明矾“三矾”脱水,也很难让它瘪下来。因“矾”字,恰好跟台州方言表示批评、呵斥之意的“烦(临时记音)”同音,于是“矾弗瘪”又可解作“不管怎么斥责都不收敛”,常用来形容儿童顽皮、不听话。

这个“烦”,本字不明。明代《正字通》里有一字也许可备一用。“言+乏”,符山切,跟“烦”同音,释义“言急”。《康熙字典》亦为“言急也”。呵斥常常发怒,发怒则“言急”,字义也大致可通。由于是生僻字,字库无存,以下继续以“烦”字代之。

比如,“拨我烦死(狠狠地斥责我)”“拨我一套烦(把我训了一顿)”。再比如,“拨渠烦噢别木样个”,或者说,“拨渠烦噢毕卒样个”,意思是,把他训得呆傻了。“别木”,记音,牌戏用语,指最差的牌,可比作傻瓜。这里“木”读作“zhù”,而不是“shù”。“别木”,其他方言区有“别十”等写法,“毕卒”是“别木”的变读。椒江话里的“吵”跟“烦”义近,“烦死”可说成“吵死”。“一套烦”跟“一套吵”意思也相近,细究起来,“吵”是普通的批评,“烦”是带有不满情绪、带怒气的批评。

“烦”,也有嘟囔、抱怨的意思。如,“烦烦噢噢”,就是嘟嘟囔囔、发牢骚抱怨的意思。另外,“念念噢噢”,意思也相近,指嘟嘟囔囔,自言自语。

“噢”,《广韵》“口噢噢无度”,《集韵》“言无度也”。“言无度”指言语没有限度,因此,“噢”解作“话多”大概不算太离谱。“口噢噢无度”,感觉跟“嘟嘟囔囔”“喋喋不休”的意思也是接近的。椒江话另有“读天书”一说,指漫无边际的闲聊,“读”跟“噢”同音,若是按“噢天书”来理解,那么在语素和含义上跟普通话“聊天”“聊天”就更加吻合了。

家事乡风

捞水草

陈连清 / 文

“不获全胜,决不收兵”,是那时的豪言壮语。

当年在温岭横峰一带,河中生长着许多水生植物。有的植根于河底,像岸上的一株草,叶子如木耳似的在河中摇晃晃晃,有的似一条一条带子,如河床长出头发一般。而漂浮在水面的植物也不可胜数,有浮萍、浮莲、水葫芦,一半在水中一半露出水面的还有辣蓼、菖蒲、莞草等等。呵,一河水面,各种植物各占其位,各得其所,尽显生命的蓬勃风姿。

水中的植物都是宝,有当作经济作物的,如河菱、莲,有用作饲料的,还有更多的是作为肥料。长在河床带状的草,在适应的水域长得很多,是肥田的上乘肥料。

我在队里劳动时,常随社员一起四处捞水草。水草有多种,主要有苦草。苦草俗称“面条草”“龙须草”“扁担草”,具匍匐茎,叶基生,叶片翠绿半透明,狭长如带状,叶片长度随水位深浅而有差别。还有一种卷叶龙须草,叶形似带,但是旋转式向上生长,非常整齐地似波浪形直立于水中,非常别致美观。我们所捞的水草就是它们,当然以苦草为主。

捞水草,要用两根竹竿往里里压,双手分别捏住两根竹竿的顶端,将向河中的另一端竹竿撬开,形成扇状。然后,用力翻卷让竹竿在水底缠住水草,再将撬开的两支竹竿慢慢靠拢。若竹竿缠住了很多水草,接近合拢时用力翻卷,往上提拉,一堆水草就上船了。水草大多长在河床腰部,我们就在齐腰深的水位操作。深的地方,还要游过去,沉下去,扎着猛子在水下作业,常常会呛着水,怪难受的。

上世纪70年代的一个夏天,我们选了辰良吉时日,带上蓑衣斗笠,去打捞水草。两只农船,十几个人,每船三把桨,飞也似的迎着朝阳出发了。船过二十七亩渚,洋江河,进入了月河河段。我一看,河床上长满了水草,那草似一条条带子,狭长嫩绿,水清清的,缓缓流淌,草随水的流动,晃悠悠身子。这是多么诱人的肥料啊!我“扑通”一声跳下河去,河水乍暖还凉,霎时全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随后,伙伴们如青蛙跳水一样,也“扑通”“扑通”跃入江中。

晌午时分,我们在船上做饭,用缸灶柴火,炊烟从河道升起。下午两三点钟,已捞了半船。船向前摇去,在五里泾水域也有一些收获,但船尚未满载。“不获全胜,决不收兵”,是那时的豪言壮语。

我们决定晚上在江洋八份“安营扎寨”,等天明继续。睡的地方是一个生产队的仓库前。吃过饭,我们渐渐躺下,想好好睡一觉,驱赶一整天泡在水里的湿气和疲劳。谁知疲累未能驱赶,而是忙着驱赶蚊子了,弄得更加精疲力尽。开始,受到蚊子的零星叮咬,还可用手拍打,后来越来越多的蚊子轮番进攻,双手拍打根本无济于事,拍了手上,顾不了脚上,顾了手足,又顾不上头脸和肩背。我们干脆站起来拍打,顾此失彼,人也像跳舞似的。最后,实在无法忍受,拿蓑衣来盖,蚊子照样钻进来,更觉又痛又痒又热,一直折腾到天明。这晚,创下了我人生中被蚊子叮咬的“吉尼斯纪录”。

次日,两船又三桨齐发,奔向路桥的螺洋水域,在那里捞满了船,我们才“班师回朝”。回到月河,已是夕阳西下,横峰山倒映河中,晚霞映红了江面。看着一船满满的水草,仿佛取得了一场战斗的胜利,我们个个脸上像喝了酒似的,红扑扑的。

稻生双穗、捕捞神虾、大鱼搁浅…… 这些宋朝的奇事,今天看来不奇怪

《嘉定赤城志》中,宋朝那些趣事

吴世渊 / 文

史书写作采摭奇闻轶事,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叙事特征。为了满足读者的“好奇心”,抑或增加文字的可读性,修史者不免加入些志怪、传奇的故事。最典型的就是《左传》,清人冯镇峦说:“千古文字之妙,无过《左传》,最喜叙怪异事,予尝以之作小说看。”

作为南宋时期一部台州总志,陈耆卿在编纂《嘉定赤城志》时,也在第三十九卷《纪遗门》中,记录了一些“遗事”。他在该门类的序言中说:“宇宙之事无穷,简策之文有限,自古传记,岂能物物而竟也哉?不可竟而欲竟之,故有纪遗焉。”言下之意,这个世界的奇闻轶事大多无法探究,所以单独设一门类,以区别于正史。

从陈耆卿的眼光来看,这些材料未必都是虚构不可信的,反而能够提供一种不同于正史视角的叙事,补充人们对于地方历史的理解。存而不废,是一种妥当的态度,这样才能留待后人去进一步考究。

让我们一起来看看,《嘉定赤城志》的《纪遗门》中,那些有趣的“遗事”——

北宋淳化年间(990—994),宁海县南二十五里,一个叫九顷民的地方,在一户应氏人家的田里,发现了稻生双穗。在古代,一般情况下,一株禾苗最终成熟,只能产出一穗。但偶尔也会发现一株禾苗产出两穗,因此,双穗禾被视为天降祉福、政通人和的吉祥之兆。如今,现代杂交水稻

的技术发展下,别说双穗,一禾都可以生出超过十穗了。

北宋天圣元年(1023),台州一位渔人在海上捕捞到一只“神虾”。身长三尺多,一双大钳两寸长,头上的红须长一尺多,有双目、十二足,身上有虎豹一样的花纹,五彩斑斓,长得尤其魁梧。中使吴仲华专门给“神虾”绘了一幅画。一代词宗晏殊还写了文章记录此事。这只所谓的“神虾”,很像中华锦绣龙虾。2014年底,温岭渔民捕到一只体长1米的中华锦绣龙虾,卖了高价。有熟悉史志的人说,这不就是宋代的“神虾”吗?

南宋绍兴三十二年(1162),天台县的菜园里生出了灵芝,一芝有二本。当时,临海出现了并蒂莲花,即一茎产生两花。如此祥瑞之事,让时任台州知州张昌赋诗曰:“煌煌朱草连年秀,的的丹萼并蒂香。”绍兴五年(1134),临海监狱的柱子间,也生了一朵灵芝,七叶三层,侨寓台州的长安学者李龟朋将这件事记录下来。

南宋乾道四年(1168),台州城东北天庆观圣祖殿前的古松上,渗出了甘露,形状如垂珠(古代帝王贵族冠冕前后的装饰,以丝绳系玉串而成),道士们采食一番,味道香甜。

南宋淳熙五年(1178)八月,一头巨大的海生物出现在宁海县铁场港,只见它乘潮水上,身体长十余丈,表皮黑如牛皮,在海中飞扬跋扈。它将水喷到半空中,成了烟雾。人们都以为这是龙

来了。等潮退了,这一海中巨物搁浅在了滩涂上,动弹不得,但眼睛还是吧嗒吧嗒地看人。有见多识广的人说,这叫海鳗。过了两天,海鳗死了,人们将它肉切了下来,煎成油,把它的脊骨当做春米用的臼。

这是个典型的巨型鲸豚搁浅海难事件,自古有之,全球有之。在古代,大鱼搁浅后往往没有好下场,被人分而食之。今天,人们有了更多海洋珍稀生物保护意识。2021年7月,12头瓜头鲸集体搁浅于临海市头门港海域北洋坝滩涂上,经过救援,其中6头被放归大海。

如此看来,宋代的那些奇闻轶事,在今人眼中并不稀奇了。